



放电 王张应

媛宝在三岁前后,对“放电”特感兴趣。她先明白“充电”,后才知道“放电”。那段时间,媛宝有个亲密伙伴——电子玩具火火兔。它有小兔模样,着白色绒毛外衣,会说话,会唱歌,还会讲故事。

媛宝喜欢火火兔,常把火火兔玩到求饶:“我好饿,都看见星星了,快给我充充电吧。”即便如此她仍舍不得放手,直到火火兔忍无可忍自动关机,媛宝才回过神来叫喊:“给火火兔充电吧。”媛宝两岁时,睡眠时间锐减。原先午饭后,将她放床上,她就能睡着,一睡两三小时。不知是何原因,后来下午让她睡觉便困难了。这让我们很担心,小孩子必须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。从前在老家听前辈说小孩子睡眠的好处:一困三长。“困”,吾乡方言,指睡觉。意说小孩子一睡就长。方言俚语,却有道理。睡觉跟吃饭一样都是给人体充电,小孩子睡眠或比饮食更重要。

媛宝两岁后精力格外旺盛。为给小家伙充电,我们想尽办法。拉上窗帘,把明亮关在窗外,营造睡眠环境。小家伙不想睡觉,不让拉上窗帘。一拉窗帘她就大叫:“把窗帘拉开”。不睬她,她会一直叫喊,甚至哭闹。大人见不得小孩哭闹,尤其隔代亲的爷爷奶奶。当然,我们也有狠心的时候,任她叫喊哭闹,就是不拉开窗帘,一直保持适宜睡觉的室内环境。小家伙哭闹,但闹到一定时候,声音越来越小,最后无声入眠。原来小孩子哭闹也是“放电”,电量放差不多了,便能给她“充电”。但靠小孩子哭闹来“放电”,毕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偶用一下未尝不可,多则于心不忍。我们另辟蹊径,在让小孩哭闹的反方向寻求给小孩“放电”途径,于快乐中“放电”,用快乐耗尽精力,使她尽快疲劳,渴望睡觉。

多次尝试快乐“放电”。曾下楼到小广场去,那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媛宝一岁多就喜欢坐跷跷板,爬滑梯。一到小广场,小脸就笑成一朵花。那地方孩子特别多,轮流上器材,或相互追逐。疯够,玩累,身上“电量”释放差不多了,才半情愿半

不情愿地回家。这样的“放电”活动还真有效,但不是立竿见影。玩兴奋了,到家不可能倒床就睡,先得平静下来,让疲劳带来睡意。

冬天某日午后,外面下雨,风大,气温低,不能下楼“放电”。为尽快让她入睡,及时给她“充电”,只好因时制宜、因地制宜,在室内给小家伙“放电”。给小家伙换睡衣放到床上,她完全不想睡,在床上蹦蹦跳跳,把眠床当楼下游乐场。我见机行事,伸出双手牵她双手,配合她蹦床。不经意间,我说一句:“给你放放电吧。”于是,爷孙俩玩起蹦床游戏,老的站床下,幼的站床上,老的提手又放下,幼的在欢叫声中越蹦越高,直到累极,实在跳不动才停下来。而后,让她舒缓平静一会,慢慢进入睡眠状态。

从那以后,午饭后叫她上床睡觉,她主动要求先“放电”。牵手助她蹦床,引发她欢声笑语,直到小家伙累趴床上。送她上幼儿园吧还不到时候,只好带她去托班看看。一进托班大门,她就眼睛发亮,对园内环境颇感兴趣。尤其在托班大厅——看到设在大厅一隅的游乐场,一架彩色塑料滑梯,一张黑色圆形蹦床,小家伙立即脱鞋入场,爬滑梯,跳蹦床,跟一群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,喊她回家她不睬。问她明天要不要来上托班,她爽快答应,上。

次日送她上托班。进了家长群,孩子吃饭、睡觉、做游戏,在群里都能看到图片或视频。入托第一天中午12点半,在家长群里看老师发的图片,小家伙居然睡着了。这个点入睡,之前在家里从未有过。

后来每天中午,我在群里翻看图片,看到的都是小家伙甜甜的睡态。不晓得托班老师用何妙法给小家伙“放电”,到点就能顺利地给他们“充电”。

嘉定之行 张时卫



国庆小长假,与哥哥一起陪同妈妈回上海嘉定访亲问友。嘉定位于上海西北部,上世纪50年代被命名为“上海科学卫星城”。母亲86岁,因长期腿疾,行走不便,大多拒绝出门。乘国庆假期提议让母亲回嘉定老家看看,她欣然同意。一路看着母亲的愉悦,便知母亲内心一直都是怀揣对故乡的眷念的。

儿时因身体弱,母亲把我抱给外婆调养。外婆家住嘉定娄塘古镇,那是一个漂亮的江南古镇,在我的印象中很像乌镇。我让表弟带我故地重游,看看阔别已久的家乡。一路上与表弟絮叨着生活的过往,推开车门记忆如潮水般流淌。只可惜眼前的嘉定娄塘已不是儿时的模样,表弟说:外婆家的老宅院已被拆除盖了超市,院子后面的那条桃溪河已被填埋盖成楼房,好在娄塘还保存一段古街风貌,尚未失去老上海的情怀。儿时记忆中的弹格路还留有遗风,保持了建街时的部分格局的完好,“娄塘街,条条歪,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”,这是描述娄塘老街独特的建筑格局。估计这里是上海最后的弹格路,也是上海最淳朴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老街了吧。我们慢悠悠地逗游,故居遗址还留存一些,如:娄塘纪念坊、天主堂、张氏住宅、中光中学旧址、敦谊堂、润德堂、顾氏住宅,最有名的属于商务印书馆总裁印模(曾祖伯爷爷)的宅院了,以及江南特有的观音兜建筑,这些建筑反映了娄塘曾经的辉煌,人杰地灵、名人辈出的印迹。

母亲姓印是一个很小众的姓氏。夜晚与舅舅一家围炉夜话,了解印家的历史。得知印家出过很多名人,尤其是近代中国从事出版事业的印模,他是一位爱国实业家,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

理。他赴欧美学习考察,引进国外先进技术,扩充先进设备,培训工人,成为国内最大规模、设备最先进的印刷场所。他与蔡元培、张元济等密切合作,自编、自译、自印发行各种图书。他创立汉语电报编码系统,编程中国电报编码书,被国内电讯业普遍采用,在我国电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还是我国《辞源》一书的发行人,被称为出版巨子,还为我留法学生捐赠留学经费。印家在嘉定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,在嘉定博物馆、嘉定孔庙里都占有一席之地。此次嘉定之行,方知母亲家族之大,出了那么多为国家、为家族奋斗过的杰出代表人物。

回乡就如回到逝水不复的童年,儿时童真的过往历历在目,儿时的伙伴已各奔东西,儿时那些色彩斑斓的趣意记忆犹新,儿时的纯真无邪,童心未泯的我还想重新来过,或许这是一种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寻根之情吧。纵使渐游渐远也挡不住对你的眷念,纵使不再少年也难以释怀对你的容颜,随着时间的流逝,仅留下对你的思念如细水绵延无尽,如家常伴随至亲。没有距离,便没有思念,正是有了这份思念,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,才有意外邂逅的惊喜,才有亲朋挚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,才有归来路上饮下的一杯杯甘醇香甜的米酒。再见——嘉定!

菊花黄 菊花白

庞凡

周末单位无事,女儿难得回来,决定和女儿一道去户外转转。一丛小野菊在小径旁寂寞开着,清浅的淡黄色,柔婉雅致,灿烂只属于她的辉煌。这丛野菊花把我的思绪牵扯到我时常午夜梦回的故乡。

女儿在姥姥家长大,和我一样,对乡村对故土有着很深的情结。我们谈起故乡那美丽又贫瘠的乡村,总是饱蘸深情,不管离开多久,都是我们心中永远难忘的家园。深秋时节,故乡田埂边,村道旁,河湾处,一丛丛的野菊花开得灿烂,在广阔的天地间,在萧瑟的秋风里,傲然绽放着,不管是否有人驻足,是否有人在意,那一朵朵或浅黄或素白的野菊花总让我怦然心动。

一阵秋风袭来,有着丝丝凉意。走着走着,一处院落的篱笆旁一大丛菊花,有几枝热情地向我们挥着手。素淡的白菊内敛地宛如淡若无痕的远梦,开得泼泼辣辣的大黄菊绽放在季末苍茫的寒烟里。一只可爱的小柴犬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们,有一种我的领地不容侵犯的架势,两三只鸡悠闲地在院落里闲逛。很有陶渊明笔下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意蕴。秋满篱根始见花,却从冷淡遇繁华。傲人的幽芳,疏朗的风骨,让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赞美它。菊花的品种很多,形状也多姿多态,小的开得羞羞答答,大的则开得落落大方。

记得四十年前的一个秋夜,奶奶的哭声把我惊醒,原来在外面工作的大伯因病去世,厂里来人送信,那时年幼,还不懂得什么生死离别。只知道那个个子高高的,每次回来会带好糖果的大伯不会再回来了。还不知道大伯的离世对大妈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,大伯离世时,大妈三十六岁。爸爸和把大伯的遗体火化后,大妈一边要做田里的农活,一边要到大伯生前工作的厂里处理未尽事务,三个孩子不能都带在身边,就把堂哥和堂妹放在我们家,有一天姐姐从同学处挖了几株菊花回来,我、堂哥和姐姐一起到外面挖土,在院子中垒起一个小花园,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还有些粗糙的小花园里,几株瘦弱的菊花,我们几个开心极了。妈妈劳累了一天回家,看到我们几个满身是泥,还把母亲一个新买的农具弄坏了,妈妈很生气,少不了责备我们,堂哥虽然幸免被母亲责骂,但也默默陪着我们垂泪。好在那几株菊花没有辜负我们对它的关爱,当年就在农家小院子开得如云似霞,葳蕤繁茂,且一年比一年长得茂盛,把农家小院打扮得流光溢彩。后来大妈把堂哥和堂妹接走了,大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,硬是撑起了一个家,给孩子们撑起一片天。

大妈一边承受着思念大伯的锥心之痛,一边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难事。大妈一辈子没有再婚,农村田地里的农活,犁田、耙地、插秧、割麦样样行。从没看过大妈有空闲的时候,供三个孩子读书、结婚、生子。大妈老了,今年秋天回老家,和姐姐一道去看她,大妈已是满头白发,儿女都成家后,她仍然独居在以前的老屋,不愿跟随子女生活,我想坚强了一辈子的大妈不想打扰子女的生活。大妈自食其力,热爱生活,屋子里干净整洁,院子里四季都有花开,秋天小花园里的菊花开得最欢。喂养的鸡鸭到了春节还送给儿女们。突然想起一句诗“秋菊能傲霜,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,风霜其奈何?”大妈其实就是那一株顶霜傲雪的秋菊,无论环境多么残酷,无论是经染了多少岁月的风霜愁苦,纵是岁月无情,却依然独守一方清冷与高洁。